

嘿

嬰



文／蠡舟
圖／周文萱

大清道光年間，福建漳州發生了一次嚴重的瘟疫。百姓死亡無數。有個名叫和溪的小村受災尤慘，全村二十來戶，老幼一百餘口，幾乎全死光了。只剩下一名十幾歲的少女，名叫月英。

其他地方的人曉得這裏的情形以後，由於懼怕傳染，都不敢再到這裏來了，於是和溪變成了與世隔絕的孤島。只有小月英孤單單的住在這忍受着冷寂與荒涼。好在家中尚存有不少糧食，果樹上有摘不盡的水果，水田裏也有野生的芋頭和荸薺，溪中又有撈不完的魚蝦，所以月英倒不致餓着。

有一天月英又到溪中捉魚，忽見上游飄來一隻木桶。她好奇的泅過去將木桶截住，低頭一瞧，呀！木桶竟裝了個嬰孩，還朝着她笑呢！月英非常歡喜，心想總算有了伴了。便連木桶帶嬰孩一併背回去扶養，光陰在再，歲月如流，過了段時間，嬰兒已呀呀學語了，月英思忖，自己天生苦命倒也罷了，總不能讓孩子也和自已一樣在這渺無人蹤的地方過一輩子吧？不能，得去尋找孩子的父母，把孩子還給他們。

主意拿定，月英在家中搜尋出一些銀子和銅錢帶在身上，再將孩子裝在木桶中背在身後，

由於原道路因無人行走早被蔓草淹沒，她只得循溪逆流而行。蓋木桶由上游飄來，孩子的父母必在上游無疑。月英從未出過門又不識路徑，跋涉而行，備嘗艱辛，從早到晚都沒碰到一個行人。天漸漸的黑了，月英既害怕又焦急，今夜將投宿何處呢？穿過一道蘆叢，月英手打亮棚四處張望，遙見不遠處有一綫燈火，心想有燈火必有人家且去碰碰運氣，加緊腳步鼓勇奔馳，前面果是座村落。月英步入村落，時已二更時分，大多數人家均已關門睡覺了。村首有座四合院，朱門銅環，屋宇整潔，月英即去叩門。叩了半天，有位中年婦人前來應門，開門打量了月英兩眼，見月英背後背隻木桶，不禁面露驚異之色冷冷的問道：「半夜三更的敲門幹什麼？」

「我是過路的，想請大娘行個方便借宿一晚。」月英揩揩額頭的汗珠說。

「不行，我們這裏又不是旅店，不收容閑人。」說完，那婦人便要掩門。

「慢點！」月英焦灼的攔住她，道：「我不會白吃白住，我給你銀子。」

「誰要你臭錢，滾、滾、滾。」那婦人出言不遜。

「你可惡。」月英火光火了。接着大罵道：「你這潑婦，怎可出口傷人？」她生在鄉野，嗓音高亢，這一罵把左鄰右舍，前院後院的都吵醒了。

「什麼人在這吵呀！桂枝。」說話的是——一位中年人，從後院中步向門前，月英擡頭觀看，見那人約四十以內，寬額廣額，疏眉朗目，顏下留了撮山羊鬚子，古銅色長袍外罩青色馬褂，大概是這所宅子的主人。不等婦人開口，月英即將自己來的意思說了一遍，並指責婦人不該出口傷人。中年人聽了，和顏悅色地道：「對不起，姑娘我代她向你道歉。看樣子姑娘好像從未出遠門，你準備去那呢？」

「去哪？我——一時也說不上來。我是為孩子找尋父母才離開和溪的，不然我也不會隨便往外跑。」月英黯然的道。

「和溪？」中年人驚訝的道：「那兒的人不是全死光了嗎？姑娘，你……」

「是死光了。」月英流下了傷心的眼淚，接著說：「不過還



中平人迫不及待的將孩子搶抱過去觀看。

剩下一個。」隨後她又將撿得嬰兒的事簡要的敘述了一番。

「有這等事？」中年人勝詫異的說：「姑娘請裏面坐，慢慢談。」到了客廳，月英將孩子卸下，中年人卻迫不及待的將孩子搶抱過去觀看，當他發現孩子左脇下有顆紅痔時，憤怒的注視了先前應門的婦人一眼道：「桂枝，你怎麼說？」此時鄰居們有不少人前來看熱鬧，聞言皆擠向前圍着看。那婦人此時突然惶恐、羞慚的跪了下來，哭着說：「我錯了，阿榮，請原諒我。」

月英被他們這莫名其妙的舉動搞胡塗了。後來經過解釋才知道，屋主名叫游阿榮，是這兒的小財主，兩年前太太因難產死亡故，因孩子需人照顧又再娶。剛才應門的那位婦人莊桂枝，莊桂枝見丈夫把全副心意放在孩子身上，由嫉生恨，便把孩子放在木桶而丟入溪中，而謊稱孩子失蹤了。今晚，月英誤闖正尋對地方，演了這齣悲喜劇。

大夥齊聲慶賀道喜聲把孩子吵醒，他哭着撲向月英嚷着叫媽媽，月英的臉都羞紅了，結局是游阿榮休了狠心的桂枝，續娶月英為妻。



我是過路的，想請大娘行個方便借宿一晚。